

河套平原

向春◎著

作家出版社



河套平原

向春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套平原/向春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1

ISBN 978 - 7 - 5063 - 6035 - 7

I. ①河… II. ①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2074 号

河套平原

作 者: 向 春

责任编辑: 雷 容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320 千

印张: 21.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035 - 7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黄河几字形上端北岸，阴山之南，被称作河套平原。一直以来都是蒙古族的游牧地。道光以后，准许开放缠金地（河套以西地区），“雁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河套，垦殖定居，在这块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形成疏疏落落的村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称作走西口。这是一次圈地运动，人们以低价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地商。地商们利用廉价劳动力把黄河的水引到自己的租地上来，形成最初的黄河灌溉，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的条件下，河套地区开发了八大干渠。

人们俗称河套平原为大后套。

第一章

1

民国初年，二十郎当岁的大后生苗麻钱和杨板凳，分别离开家乡河曲走西口。他们从村里春出秋回的雁行人口中得到消息，说大后套吃白面烧红柳一人一个胖媳妇。或者他们从已经定居在河套的乡亲那里得到口信儿，内容大概是：地多水多人傻速来。于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他们扎上家里准备给他们相亲的一块白羊肚手巾，背上家里唯一的一条褡裢，从不同的村口走出来。他们的爹蹲在地上抽旱烟，闷声闷气地说，有本事发不了财不要回来。他们的娘哭得死去活来，仿佛西口是虎口，娘的哭声凄惨而古怪，惊得一只正在卧蛋的母鸡咯哒哒地飞起来，正在脱肛的一只蛋从空中落下，粉碎。

他们望着自己家的烟囱，手背抹着眼泪一步一回头地往西走。一路上百般艰难，不是黄河决口得退回来走，就是遇到土匪得绕道走，反正走十步退三步走包头绕石拐，到了后套已经是麦子浇头水的时候了。河套的土地上并非到处都是油锅盔，要想吃饱肚子得下力气，粮食不认人，只认汗珠子。他们打短工，一村一村地锄草，一户一户地割麦，从东到西从南向北，割麦、收麦、浇伏水、种秋田、打场，转眼到了七月十五中元节，他们来到河套中部的一个繁华的集镇，叫乌兰脑包，镇子上正在闹红火。镇子中央搭起了大戏台。听说晚上演的是二人台《刘干妈探病》，旦角是当时名震河套的亲圪旦。听了这个名字，苗麻钱和杨板凳的心麻酥酥的，这名字真好听，恨不得搂在怀里揉一揉。吃了褡裢里的干粮，喝了三碗酸粥，天才黑下来，赶到戏台，亲娘，人已经黑压压地铺了一大片。锣鼓声响起来了，接着就是扬琴和笛子，一个垂柳一样的女人背着身子从水上漂出来，随着观众的一片唏嘘，转身，亮相。乖乖，这哪里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呀，这分明是用细白面捏出来的七仙女，脸皮白得像剥了皮的蔓菁，眼珠是黑梅豆，嘴是两片洋烟花，那腰软得就是一条条黄米糕。“玉莲我今年一十六岁整，心尖尖上挂着我的心上人。”那声音脆铮铮忽颤颤地漾出来，像风吹过一坡荞麦铃铃，碰得男人们的心生疼。只可惜看戏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踩在椽子上石头上，他们啥

也看不见了，急得两个人在地上跳蹦子。

这时苗麻钱对身边的小伙子说，喂，后生，咱俩你背我看我背你看咋样？

杨板凳听了苗麻钱的口音惊喜地说，咋，你也是河曲人？

苗麻钱说，咱俩肯定是老乡么，你没看咱俩的头长得方棱八瓣就像个水斗子。

杨板凳冲着电石灯的光看了一眼苗麻钱说，我看你长得挺可喜，你的耳朵羊腰子那么大，以后是做官的料子，得是？其实杨板凳根本没看清苗麻钱的耳朵，他记得娘临行前告诉他说，凳子娃，出门逢人说好话。说别人好话给自己长寿哩。

苗麻钱说，哎呀你这后生嘴巧，嘴甜不招人嫌。来，你先背我，我是你哥，两人出门苦小的。说着就跳在了杨板凳的脊梁上。

杨板凳躬着身子在下面喊，哥，仔细端详一下亲圪旦是双眼皮还是三眼皮，嘴边的酒窝是一个还是两个。

苗麻钱说，哎呀，好像长着一双大脚板。

杨板凳一听这话失望得有点腿软，膝一屈，苗麻钱就掉了下来。杨板凳赶快趴在了苗麻钱的脊背上。

苗麻钱在下面嘟嘟囔囔地说，我还没看清呢，你可真不实受，腰软肚硬的咋给东家受哩。

杨板凳两只手托苗麻钱的脑袋，伸长脖子吸着口水说，我闻见亲圪旦的香味哩，从袖子里甩出来的，白梨瓜的香味哩。说着他一条腿就往苗麻钱的脖颈上跨，他实在想看清楚一点亲圪旦。

可苗麻钱把杨板凳从后背上撂下来，当啷一声。板凳的身子骨瘦，腔子上像别着几把三棱刀。苗麻钱说，甚尿人么，欺人不欺头，把你爹娘给你的那一概子肉都顶在我脖子上了，甚尿人么。

杨板凳齜着牙爬起来，拽了拽苗麻钱的胳膊。哥，你看你咋说恼就恼了。来，我背你，你尽管把你的肉概子往我的头上放。在老家，我弟弟的肉芽芽就在我的头上长成肉概子的，那倒有个甚么。

戏散了，苗麻钱在前，杨板凳在后，到车马大店歇息。大炕通铺已经挺满了人。掌柜的吆喝着，来来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来来来挤一挤，挤亲挤亲越挤越亲，前半夜暖和和后半夜凉快，给他俩腾个地方。两个人塞到一个夹缝里，谁也翻不过身来。杨板凳脱了衣裳盖在身上说这样可以省点地方。苗麻钱心想，什么省点地方，还不是怕磨破了衣裳，河曲人就是护脸。睡到早上，苗麻钱一睁眼，哈哈大笑起来，他看见杨板凳赤条条地躺在土炕皮上，中间还立着个桩子。杨板凳听见笑声一骨碌爬起来，找不着自己的衣裳了。

杨板凳砸着自己的腔子后悔不迭不该脱衣裳，苗麻钱笑得在炕皮上翻跟头。杨板凳拖着哭腔说，我丢了衣裳你笑甚了？

苗麻钱指指他的下身说，你那儿咋了？

杨板凳赶紧圪蹴下护住下身说，不咋，白天冲着阳婆撒了泡尿。

苗麻钱说，咋，冲着阳婆撒泡尿那东西就肿成萝卜啦？

杨板凳哭丧着脸挪到炕旮旯说，你不要清鼻涕打人，软糟蹋我了，你说我人光腚光的咋出门呀。

苗麻钱看杨板凳真的恼了，跳下炕扯下门上的一块草帘子扔在杨板凳身上说，你等着，一个时辰我就给你日鬼一条裤子回来。

麻钱出了车马大店的门，跟一个掌柜打听了一下，附近最乐善好施的财主是谁，人家告诉他是义和隆的老额吉。走出一百步他看见一个瘸子在墙根下晒太阳，麻钱急匆匆地跑过去说，老额吉在桥南给缺胳膊少腿的放粮呢，你咋不去？瘸子托着墙根边往起站边拍着大腿说，这么好的事情我咋不知道呢？我的天爷爷，等我爬去了连糠都没有了。麻钱说，我去替你领吧，就是没有口袋。瘸子边脱裤子边说，快快快把裤腿扎起来，你去替我领一下，就说我是拐老七，她知道我的。麻钱提着裤子飞快地跑了。跑了一阵他觉得不合适，欺骗老弱病残的人天天看见呢。于是他又折回去，把裤子还给拐老七说，没赶上，粮放完了。那瘸子一看他的裤管子空荡荡的，就砸着他的瘸腿嚎起来。他说，就是这条破顶门棍子把我害的，没有腿的人连狗都不如，热乎尿都接不着一泡。地里跑的牲口还四条腿呢，我怎么只有一条腿啊，我生下来就没吃过一顿胀肚子饭，空口袋子立不住啊。看着别人娶媳妇，我就馋得流口水啊，上下都流口水啊，没有腿的人不是人啊。这瘸子说得让人心酸，麻钱赶紧走开了，多亏没黑他的裤子，要不然天看见遭报应呢。麻钱又向渠背上走，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段，远远看见一个人走过来，他赶紧往眼睛上抹了一把口水，挽起裤子在水里捞。那个人走过来问他捞什么，他说二两银子掉进水里了，这是他半年的工钱他的命根子，要是捞不上来他就不活了。这个人说他会水，他要是捞上来，银子的一半要归他。麻钱又跟他讨价还价一番他终于脱了裤子下水了。等他从水里上来，裤子和人都让风刮走了。

苗麻钱大摇大摆地拿着一身细葛布的衣裳回来了。杨板凳往身上一穿，像裁缝给他做的一样。布又细又轻，像没穿什么一样。

杨板凳说，哪来的？

苗麻钱拍拍胸脯说，别管，只管穿。

杨板凳高兴得满脸通红说，哎呀我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像个财主一样。哥，你对我这么好，像我的亲哥一样，干脆咱俩磕头结拜哇，以后也能相互有个照应。

苗麻钱说，我准保比你大，我愿意当哥。

板凳说，我正好愿意当小的，你没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当小的才能吃大的。于是两个人换过生辰，麻钱正好比板凳大一个月，一个愿意当哥，一个愿意做兄弟，手拉着手去土地庙磕头去了。

从土地庙出来，板凳说，麻钱哥，我们赶快找营生吧。

麻钱远远看见一家卖凉粉的，拉起板凳的手说，走，吃碗凉粉再说，我还有一个铜板。

卖凉粉的是个瞎婆婆，她双手麻利地边调凉粉边说，两个小侉子，快吃哇，我这是新米做的米凉粉。我老婆子天不亮就担了井冰凉水，搅了新米凉粉，一早起来就糊在水瓮上了，又薄又凉。我又用胡麻油炆了干蛰门，能香塌人的脑门囱，快吃哇。

哥俩甩开腮帮子三口大两口小吃完凉粉，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他们身边。麻钱有点底虚，怕是丢裤子的人追上门来，拉起板凳的手要走。男人说话了。

找到东家了没有？

没有。

想做长工还是想打短工。

东家好就做长工。

然后这个男人伸出手和麻钱板凳掰了手腕子，又在麻钱前胸捣了一拳，在板凳后心扇了一巴掌，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手艺。

板凳说他家世代木匠，要不他怎么能叫板凳呢。

麻钱说他会劊猪骟羊翻肠子。

男人说，前面十里路有个义和隆，你们顺着渠背一直往前走就到了。看哪一家院大房多骡马成群，东家是个女的，你们就进去，说是孟生让你们来的就行了。这个叫孟生的人替他们付了凉粉钱，甩开胳膊走了。瞎婆婆说话了，哎呀呀，傻小子，你们踩上金元宝了，他可是义和隆的孟家呀。来来来让我摸摸你们的手掌心，来，另一个，哎呀你们兄弟两个可是不能分开，住的地方不能相隔十里地，只要你们不分开，三年之内就发财，一生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哥俩道了谢，手拉着手兴致勃勃地出了镇子上了渠背，板凳有些迟疑。麻钱看出了板凳的心思说，要不咱们看完戏再走？这样哥俩又折回来，等着看亲圪旦的《打樱桃》。后晌他们早早蹲在一截土墙上，锣鼓就要响起时，靠近戏台的一个突然指着土墙高喊道，抓贼了，把墙上的那个贼拽下来。麻钱一惊拽着板凳从墙后跌过去。他们撒开腿跑，穿过一片杨树林，到了渠背上，一口气跑出四五里，两个人坐下来喘气。

板凳睨眼看着麻钱说，偷来的？

麻钱瞪了他一眼说，你才偷呢，占了便宜卖乖。不想穿赶紧给我脱下来。说着就伸手拽板凳的裤腰。

板凳捂着肚子说，哎呀亲哥，跟你耍哩，你咋就翻脸哩。

麻钱说，日怪尿的，吃了猪肉还非要问是哪头母猪下的，日怪尿的。

麻钱站起来往前走，板凳跟在后面小跑。板凳双手摸着衣裳讨好地说，这布织得可真细，比我身上的肉都细，这肯定是七仙女的手织出来的。这条裤子来得这么不容易，我舍不得穿了。我们现在热得一头汗，我们脱了裤子走吧，反正也没有人看见。

麻钱响应了板凳的号召，边脱裤子边说，咱们山西人就是会过日子，阎锡山那么有钱，他老婆咸菜里多滴了点香油，他还心疼得三天不屙肚里的屎呢。

板凳说，我听我娘说，他吃了炖羊肉，放屁的时候还得堵一把筛子。

七月十六的月亮特别好，哥俩白花花地走在渠背上，真带劲儿。黄河的水一片清香，在月光下像连绵起伏的一块块银子。两岸的秋田在微风中沙沙作响，结实的玉米秆子长着硕大的穗子像爷爷背着他的亲孙子。两个小伙子深深地呼吸着河水和庄稼的香味，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

麻钱说，这条河要是我的就好了。

板凳指着岸边说，这些土地要是我的就好了，土地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它能活生生地长出粮食。

麻钱说，土地再值钱没有水也不会长庄稼。就像一个人没有血了还能喘气吗？不能喘气了还能长出身上的肉吗？

板凳说，反正麦子是地上长出来的不是水里长出来的。

看到前面的灯光的时候，两个人想着明天的日子，不免都有点心跳。板凳说，哥，咱俩在一起真的能发财吗？

麻钱说，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的力量大。

板凳说，哥，你发了财最想干什么？

麻钱肚子有些饿了，说，当然先吃香的喝辣的。

板凳打断他的话说，哎，香的辣的有吃光的时候，我要不停地种粮食，恨不得墙皮上都长出粮食来。我要是发了财呀，全村的粪谁都不许捡，都是我的。

在这个晚上两个新结拜的兄弟找到了东家红格格。虽然有红格格的生活只延续了三年，而这三年成为这兄弟俩在河套创业的起点。他们确实再没有离开，他们互为对手互为盟友，一不小心活成了对方的另一部分。他们互相牵扯，彼此仇恨，像一个人又爱又恨自己残疾了的腿。

就这样故事从一个女人开始了，但这个女人没有等到故事结束。

要说红格格得从红格格的父亲说起。

红格格的父亲是进绥远地区做蒙古生意的旅蒙商。他从内地带来布、丝、糖、茶等商品，换取蒙古人的皮、毛、牲畜。他兼通蒙汉两种语言，能说会道，据说他会讲很多很好听的故事，他打尖歇脚的地方往往会围上百人听他说书。后来他频繁出入阿拉善王爷府，给福晋也就是大清公主馈赠厚礼。当年阿拉善王爷随康熙爷西征葛尔丹立了大功，阿拉善王爷被封为世袭驸马。后来各代王爷娶回了不少的大清公主。大清公主其实根本不稀罕红格格的父亲送来的丝绸珠宝，据说大清公主当年的陪嫁多达八十柜，仆人歇脚的时候，柜子从磴口一直排到定远营，里面装的都是金银财宝。大清公主在阿拉善王府有些寂寞，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有一次他给大清公主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后，公主一高兴说，把乌拉河以西的二十顷公主菜园地租给你啦，租金可在秋后清算。

他给大清公主讲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据说有一个聪明的河套人，提了一袋子大蒜千里迢迢地来到了一个阿拉伯国家，把这一袋子大蒜送给至高无上的阿拉伯国王。国王品尝了大蒜之后说，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的调味品，味道好极了。好吧，就把我们国家盛产的金子回赠你一袋子吧。一个聪明的民勤人听说了这个好事，于是他就背了一袋子大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阿拉伯国家，把这袋子大葱送给了至高无上的阿拉伯国王。国王品尝了大葱之后说，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的调味品，味道好极了，简直要赶上大蒜了。过去我们国家最好的东西是金子，前一阵子一个好心的中国人送了我们一袋子大蒜，现在我们国家最金贵的东西是大蒜。为了对这位朋友表达我们的盛意，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回敬他吧，一袋子大蒜。

哈哈哈哈哈——

大清公主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红格格的父亲并没有接受公主的赐予。他说谢谢公主的好意，如果公主赏识我，那就把你身边随便什么送我吧。

大清公主很纳闷，她环视一下身边的东西，发现她的贴身侍女那春红着脸低下了头。公主明白了，原来小伙子看上了她的那春姑娘。那春是她从宫里带来的

贴身侍女，年方二八，面若桃花，手巧得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她真的舍不得。可这个小伙子竟放弃足以让他一夜发家的二十顷菜园地来换取那春，这更让她舍不得。她看着小伙子迟疑着。这时红格格的父亲跪下了，红格格后来的母亲那春也从公主身边走到父亲身边跪下了。

红格格的父亲怕大清公主反悔，骑马带着那春姑娘一夜跑到了义和隆，那里有他的皮毛加工商铺，商号叫孟庆同。生下红格格后，红格格的父亲禀报了大清公主，并把红格格从羊皮袄里掏出来放在老额吉手上。老额吉是阿拉善王府里最勤劳善良的一个老管家，她端着红格格看，直冒出了眼泪，这女娃真是让人惜疼啊。

这不久后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孟庆同迎来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上面跳下一个健硕的蒙古女人。她从头上捋下毯子似的羊毛围巾，笑得浑身颤抖，她说，让我来拉扯红格格吧，从第一眼看到她我就离不开她了，快把娃放我怀里来。

这个女人就做了孟家的管家，大家都叫她老额吉。

红格格的父亲带着驼队到内地出售皮毛和药材，父亲走后，母亲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她不停地进食不停地排泄，人瘦得骨头要从皮上戳出来，眼珠子也要从眼眶子里挣出去。老额吉四处求医终不见效。有一天母亲说她想家了，要回娘家看看。老额吉以为她病得厉害说胡话。半夜老额吉被红格格哭醒，发现母亲不见了，赶紧找人出去寻找，在去内地的路上发现了母亲的尸体。她的身上有肉的地方都被狼叼去了。她是在找父亲的路上被狼叼的，她想父亲了，父亲就是她的家。失去母亲的父亲发了疯，他穿起一件老羊皮袄，把红格格揣在怀里，每天晚上骑马出去找狼，直到太后套的狼被他杀绝。

父亲舍不得红格格离开自己一步，他让红格格随他的驼队一起出去做生意，他找了一峰又肥又大的骆驼专门驮红格格，让他铺里的徒弟孟生专门拉这峰骆驼，并陪着红格格玩耍。孟生是个孤儿，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是父亲收留了他在孟庆同里学徒，是孟庆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所以他取名孟生。孟生比红格格大六岁，两小儿在一峰骆驼上长大，红格格离不开孟生了。他们经常把两只右手叠在一起，红格格盼着自己的手长得和孟生的一样大。可是红格格在长孟生也在长。红格格就说，哥，你等等我么。

红格格母亲死后，大清公主还是把那二十顷土地租给了红格格的父亲。随着红格格的长大，父亲不想让红格格再同他一起在驼背上颠簸了，他开始经营土地。几年的工夫他不断地承包蒙古王公放荒的土地，又不断地收租置地，很快他拥有了义和隆附近的一些土地。红格格十二岁开锁，他把红格格和孟生叫在一起，把他俩的手放在一起说，等红格格十五岁满了你们就成亲吧。红格格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高兴得泣不成声。可孟生愣在那里，他喃喃地说，红格格不是我的妹妹吗？

红格格的父亲拥有了一些土地，可比起义和隆的王家还是九牛一毛。王家之所以土地多，是因为王家有渠。于是父亲想修一条渠从黄河上引水，灌溉这些土地，让这些土地为他的红格格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自己早晚会死的，他想无论他在还是不在他的红格格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他清点了一下家里的银子和粮食，恐怕连挖一条私渠一半的费用都不够。于是他下决心把包头的商铺卖了，再赊欠一部分工钱等秋后收了粮再还。主意已定，他骑着他的枣红马上路了，他让孟生和老额吉陪着红格格，他和孟生约好，三月初三让孟生到大余太来接应他，因为西山嘴一带常有土匪出没。

事情办得很顺利，枣红马驮着红格格的父亲和为数不少的银子在三月初二就到了大余太，进镇子时他看到两家埋死人的，哭哭啼啼的有气无力。他心中暗喜，当地有个说法，出门碰到埋死人的吉利。他住在一家车马店里等着第二天和孟生会合。晚上他点着胡油灯，拿出在包头瑞蚨祥商行给红格格买的一幅红綾子仔细端详，渐渐地眼里涌出了泪水，红格格是他的命根子啊。

突然他听到炕上有赤楞赤楞的响动，他操起胡油灯一看，原来是一只大老鼠在啃他炕上的米袋子。他提起手边的毡靴打上去，老鼠跑了。睡觉前他怕老鼠还来啃他的米袋子，他解下裤腰带把米袋子吊在了窗前的房梁上。睡到半夜他听到了更大的动静，他赶快点着胡油灯，他看到还是那只老鼠蹲在窗台上，正一跳一跳地够那只米袋子呢。它的身体看起来很笨重，跳两下就缩下来喘一会儿气，它两只通红的眼睛盯着红格格的父亲看，是豁出去的表情。红格格的父亲又举起了毡靴子——红格格的父亲看见，这只筋疲力尽的大老鼠挣扎着用两条后腿站起来，两只前蹄抱起来捣蒜般地给他作揖。红格格的父亲简直被惊呆了，他活了几十年还没见过老鼠磕头作揖的。他放下了靴子。他发现这只老鼠的肚子很大，他意识到这只老鼠怀着身孕，可能就要临产了。他站起来从袋子里掏出两把米撒在窗台上，吹灯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果然大老鼠生下了一窝小老鼠，在窗台上吱吱地叫着，围着大老鼠找奶吃。大老鼠仿佛已摸着了红格格父亲的脾气，一点都不害怕他，好像对他还有一点炫耀。

给马喂足了草，红格格的父亲想出去溜达溜达看孟生来了没有。一出大店的门，便听得镇子里鬼哭狼嚎乱作一团，一打听，红格格的父亲吓了一跳，原来是镇子里发现了鼠疫，官兵封锁了镇子，谁敢往出走半步，格杀勿论。

尸体像一条条麻袋从房子里拉出来，或者拉尸体的人刚弯下腰也倒头死去。尸体无人掩埋，只好连房子一起烧掉，火光此起彼伏地腾空而起，到处是人肉烧焦了的味道。绝望的人们被一批批倒下的人吓傻了，他们企图跑出封锁圈，一条栅栏之隔，外面是生里面就是死。人们豁出去了，偷偷地像狗一样爬出去，或者像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出去，结果都是一样的，挨枪子儿，片刻不留地死去。人其

实不怕死，就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死之将至的人们，面对最后的亲人谁都不敢靠近谁，他们体验到了亲情在死亡面前的残忍与冷漠。提前绝望的，背靠在墙根下等死，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唱着他们过去不好意思出口的情歌：

长不过五月短不过冬，难活不过个人想人。

远远看见哥哥你来，热胸脯贴上了冷窗台。

有一对中年夫妻，孩子们都死了，两个人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光顾着生娃养娃了，肚皮刚瘪了就又装上了，几乎没闲着。他们还没有为自己做过一点什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于是两个人关起门来，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兴奋到绝望的声音绕过房梁，一声接一声传遍了整个的村镇。听到这声音的人们不啻于听到鬼哭狼嚎，他们睁开昏睡的眼睛，脑袋往墙上撞，只求速死。

嗅到人肉味道的老鹰秃鹫在镇子上空盘桓，瞅准目标，一头俯冲下来，把活人也当死人吃掉。

红格格的父亲把给红格格买的红绫子放在银子口袋里，又把银子结结实实地捆在他的马背上。他拉着马站在一个空旷的高处向孟生来的方向瞭望。突然他的枣红马长鸣一声前蹄腾空而起。红格格的父亲知道孟生到了，孟生骑一匹母马，它和他的枣红马交配已经生下三匹小马驹，它们已经嗅到了彼此的味道。红格格的父亲走到离封锁线近一点的地方，他用他的双手把他的枣红马从头到尾摸了一遍，掏出了蒙古刀，往枣红马的屁股蛋子上一戳。枣红马腾空而起，越过封锁线，向着孟生的母马飞奔而去。

封锁线上的官兵被这匹呼啸而来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冲着这匹马开枪。有一枪打中了，枣红马嘶鸣着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儿，卷起一片尘土。在这片尘土的掩护下它又腾起来向前奔去。

红格格的父亲全身无力地躺在那个火炕上，他感觉自己浑身火热股沟胀痛。窗台上的老鼠们已挪到了炕头上，一家老小嬉戏玩耍不亦乐乎。他挣扎起来，他想把房梁上的那袋子米拿下来，让老鼠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顿。他站在窗台前，小心翼翼地生怕踩着脚边的老鼠们。他拿出蒙古刀割断裤腰带，一袋子米便轰然砸在炕头上，他没有接住这袋米的力气。老鼠们被全部压在米袋子下面，一点声息都没有了。他开始吐血，他看到那么多的血，像妻子生红格格时的那么多血。他看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女儿快长到他妻子那么大了，她们仿佛是一个人，她们是那么的美丽无双。对她们的爱已抽干了他的生命，他没有流一滴眼泪，他指望着孟生接过他的疼和爱。但他不知道把一个女人的全部交给一个男人是一件多么不可靠的事情。

他就要闭上眼睛了，他笑着说，像无数个夜晚在胡油灯下对倚在他腿上的红格格说，来，红格格，阿爸给你讲个故事——

3

子夜时分，麻钱和板凳来到了义和隆。站在坡上，放眼望去，只有两个院落大门口挂着雪亮的马灯。杨板凳嘟囔着说，这哪一家是孟家呀？哥你也没问清楚是东头的大户还是西头的大户。

苗麻钱说，别那么高声说话，咱俩是生人，你想把全村的狗都惹毛啊？赶快穿上裤子，跟我走就行了。苗麻钱甩开大步向坡下走，边走边提醒说，前面是个坟滩，腿抬高点，别让死人骷髅把你绊个跟头。板凳说，哥你来过吗，你咋知道有个坟滩。麻钱说，前一阵子这里埋了个闺女，一百天内要找到一个童男子合葬呢，你细皮嫩肉的小心小女鬼把你拉了去做新女婿。杨板凳的头发即刻直立起来，他扑上来拽着苗麻钱的胳膊，说，哥，甚叫个童男子。麻钱说，就是没碰过女人的后生。杨板凳想了想说，那我吃过我妈的奶算不算。苗麻钱说，那不算。板凳说，那甚才算碰过女人。苗麻钱说，就是公马跳在母马屁股尻子上，那就是碰过了。杨板凳说，哎呀哥，那我还是个童男子。哎呀哥，有人拽我的后襟呢。说着，杨板凳就摔了个跟头。

杨板凳连滚带爬跟着苗麻钱来到孟家，他的细葛布裤子已经湿透了。两个人正迟疑着，听得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从一匹高头大马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自称孟生的那个男人。这个男人肯定是看完了亲圪旦的《打樱桃》骑马赶回来了。他一手提着马鞭一手敲门，他小心翼翼地敲门。麻钱和板凳看见一个小巧的女人一手捂着油灯站在门口。她穿一件红夹袄，头发漆黑，脸色苍白。她站在门里，孟生站在门外，他没有很快迈腿进门，他拨弄了两下手里的马鞭说，红格格我回来了。那个被叫做红格格的女人嘴唇动了一下好像发出一个什么声音。之后她转身往里面走，孟生跟在后面，示意他们也进来。红格格依然捂着灯站在堂屋门口，突然从她的身边跳起一条大白狗就向着麻钱和板凳扑来。孟生欢儿欢儿地叫着，摸着足有水斗大的狗头亲昵了一下，就领着狗到伙房拿出来两块馍，他把两块馍分别塞到麻钱和板凳的手里让他们往馍上吐了口唾沫，然后塞到了欢儿的嘴里。欢儿吃了馍到麻钱和板凳的身上嗅了嗅，揪住他们的裤角撒起欢儿来。板凳心疼那条麻钱给他骗来的细葛布裤子，一直往后退着。孟生对着欢儿同时也是对着红格格说，这是我雇来的两个长工，他们还会木匠活，明天就让他们给我们抹房子打家具，一个月的工夫了。说到这里，红格格手里的油灯被一阵风吹灭了。

灯灭了，月光就更亮了，月光下，红格格身上的红夹袄变成了麻灰色。麻钱感觉到站在屋檐下的红格格可能是因为冷瑟瑟发抖。她的身体是那么单薄，像一只皮影，没有声音，但她在发抖。

麻钱和板凳吃了几个和禾面馍就睡在伙房的火炕上。麻钱低着头，他在猜测被叫做红格格的这个姑娘多大年龄了，十五岁了还是更小一些。板凳蹭到窗台上，手指蘸了口水，捅开麻纸。他看见红格格和孟生一个进了正房，一个进了厢房，无话。

麻钱说，你不赶紧睡觉撩乱甚呢？

板凳说，哦，我看一看窗根儿下有没有尿盆子。

麻钱翻了个身说，饭钵子还没保证呢还惦记着尿盆子。大后生家的使劲一撅就能尿到院墙外去。看把你那个东西金贵的。

第二天一早麻钱被一泡尿憋醒，发现板凳不在了，他提起裤子出去找茅房，在骡马圈口几乎和红格格撞了个满怀。红格格用夹袄大襟兜着一只金红的南瓜，抿着嘴看着他笑。麻钱真的还没见过长得这么细致的人，她的好看和亲圪旦的好看不一样，亲圪旦是假的，她是真的，热乎乎的，触手可及的。麻钱一紧张不会说话了，他的左右脚像企鹅一样倒腾了几下，嘿嘿嘿地傻笑起来。红格格抬起尖俏的下颏朝一个方向指了指，麻钱撒腿就跑。看见板凳正在茅房里弯腰撅腚的，不像是在拉屎，拉屎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架势。他喊道，哎板凳兄弟，你拉屎呢还是在吃屎呢，那么卖力气，快腾地方，我的屎憋到屁门沿子上了。板凳正拿着一把铁锹在茅坑里拌着土，然后甩到不远处的沷粪池里。他说，别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直接拉到沷粪池里去。

麻钱用一块土坷垃擦了屁股，心想，这板凳人是老实勤快，但心眼一点都不笨，精着呢。他回到院子里，红格格正倚着大白狗剥箩里的豆子，院子里放着一张木桌，上面是酸粥咸菜。红格格依然用下巴颏指了指桌子，意思让他吃饭。麻钱吃着酸粥就着酸蔓菁咸菜，龇牙咧嘴的，他吃得尽量动静小点，他怕红格格笑话。他用余光偷睨一眼红格格，看到了红格格的脚。红格格脚上穿一双红色的绣花鞋，没有缠足，是一双自然脚。

麻钱已意识到了红格格的身世，她是一个母亲早亡的孤女，她的父亲去世已两年，他在马圈门口看到一条还没有被雨水完全冲掉的蓝对联。按河套地区的丧俗，老人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贴黄对联，第二个春节要贴蓝对联。那个叫孟生的男人是她即将倒插门的女婿。可这个男人疼她并不爱她，他迷上了戏班子里的旦角亲圪旦，这不，他的马已经不在，他追亲圪旦的戏班子去了。下个月也许就是他们定下的成亲的日子，这个日子能到吗？

麻钱又看了一眼红格格，她最多十五岁，脸上还毛茸茸的，她紧闭着淡粉色

的嘴唇，专心剥豆子。麻钱脑子里突然跳出一个念头，红格格不会说话，她是个哑巴，从昨晚到现在没听她说过一句话。难怪孟生迷上亲圪旦，他是喜欢她的声音，对，他只能喜欢她的声音，亲圪旦的脸上就是抹上半口袋的白面也没有红格格好看。麻钱的心缩起来了，他心疼这个女人了，最后的一口饭噎在喉咙上，下不去了。他动静很大地放下碗筷，霍地站起来。他把红格格吓了一跳，睁大眼睛看着他。他瓮声瓮气地说，我来抹房子做家什，把这院子拾掇得像新的一样。麻钱还挥了一下手臂，像一个主人那样。

麻钱开始和泥抹房，他的力气大得吓人，他把满铁锹的泥巴往房顶上扔，中间不歇一口气。板凳从茅房里又跳进马圈里，他把踩瓷实了的骡马粪拆成砖块状，一块一块地晾在院墙上，这粪砖冬天添炕可耐用呢。到了傍晚，红格格把饭端在桌子上，是白面面条，一大瓷盆，两个小伙子山呼海啸般一扫而光。这个院子里一下热火朝天起来。夕阳下，墙皮上新鲜的碎麦秸一片灿烂，一片馨香。

板凳满怀信心地说，麻钱哥，你抹的房子真匀称。赶明儿我们把这几个粮仓重盖一下，我见过一种粮仓，下面用木椽搭成空的，通风防潮，可好用了。

麻钱在他肩上砸了一拳说，好好干伙计，拿了工钱赶快回口里说上一房媳妇，我好当大爹。

板凳红着脸说，我才不回口里呢，哪里没有女人哩。

麻钱说，咋，你也不想回去啦？

板凳说，有本事就不回去，王义和不也是我们口里人嘛，他要是当初拿上点工钱就回去说媳妇，能在后套有那么大的家业？

麻钱和板凳各怀心事地躺在大炕上，这是最容易忘记爹娘的一个年龄，也就是说他们想不起昨天，只想着明天。

板凳说，她好像是个哑巴。

麻钱没说话。

板凳说，她身上有一股海纳花的味道。

麻钱没说话。

板凳以为麻钱睡着了，爬起来俯在窗台上往外瞄。麻钱点着了胡油灯，把板凳吓了一跳。他红着脸说，你点灯干甚哩，一盏油要一抱胡麻榨哩。

麻钱说，我怕闪了你的腰。到锦绣堂接骨可能得花一亩胡麻的钱哩。

半夜他们又听到了马蹄声，那个男人像昨天那样回来了，那个女人穿着红夹袄捂着胡油灯站在门口，表情欣喜而惨淡。

板凳翻了个身忍不住说了声，东家回来了。

麻钱说，他是什么东家。

咋，他不是咱们的东家？他是哥哥，他不是东家谁是东家？

他是什么哥哥，他只不过是倒插门儿的女婿。

板凳从炕皮上坐起来说，咋，他们成亲啦？

麻钱说，我说他们成亲啦？

两个人本来都有点心烦，这点心烦来自于红格格或者那个半夜回来的孟生。他们正想坐起来好好吵一架，至少要抬一抬杠，可是他们听到了外面女人的哭声。板凳赶紧趴在窗台上往外面瞅。

红格格哭着说：哥，你不是一直在等我长大吗，你不是答应阿爸娶我吗？那个唱戏的女人比我好吗？

妹妹你别哭，外面风大，你让我进去，听我给你说。

你去吧，阿爸在阴间看到你这个样子难过得还得再死一次。

妹妹，别提阿爸了。下个月中秋我们就成亲。

你这个样子我们怎么成亲？阿爸和我想要的人不是你这个样子的。

妹妹你别伤心，哥再不去了。你别哭，哥真的再不去了。

我留住你人留不住你心，你去吧。你最好等她脱了行头卸了妆，好好看看她究竟是什么样。对她不死心你就不要回来。

红格格用眼睛逼着那个男人，直到那个男人悻悻地提了马鞭牵了马挪出大门。

红格格扔掉手里的胡油灯，扫上了木头门。

原来红格格不是个哑巴，她只是不怎么爱说话。

板凳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话。

麻钱翻了一个身没说话。

板凳又说，我恨那个男人，我想捶死他。

麻钱又翻了个身没说话。他闭着眼睛听着马蹄声绕着院子一直响着。直到马突然嘶鸣，划破长长的黑夜，使每一家的窗棂都震颤起来。麻钱和板凳同时看见院子里腾起冲天的火光。

板凳和麻钱拽起裤子提起水桶冲出去，是东墙下的苇子着了火。红格格从正房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站在火光前喊着，爹，爹，爹呀。幸亏院子里所有的水瓮都添满了水，孟生折回来时火基本灭了，红格格瘫坐在冒着死烟的火堆旁。麻钱和板凳站在屋檐下，脸黢黑着，穿反了的裤子滴着水。孟生想过来扶起红格格，可板凳一个箭步跨过来，挡在孟生面前，他瞪着眼睛，用口音很重的山西话骂了一句脏话。

这场火很快就扑灭了。孟生果真再没有离开家。他带着麻钱和板凳重新修建柴房凉房和粮仓，让板凳给红格格精工细做了一只梳妆匣子，他下决心要成亲了。他还带着麻钱、板凳去了两次他们的牛渠（河套地商或地主管理土地渠道的机构），用二饼子车拉回了粟米、胡油、白面还有一个老婆婆，他们叫她老额吉。她穿着一件羊皮蒙古袍，一片磨似的坐在院子里，她喝着一壶奶茶，对所有的人